

马
力 著

鸿影雪痕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鸿影雪痕

马力
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大钧
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鸿影雪痕/马力著. - 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01. 7

ISBN 7-5032-1870-3

I. 鸿… II. 马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1）第 049456 号

书 名：鸿影雪痕

作 者：马 力

出版发行：中国旅游出版社

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）

印 刷：河北遵化市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300 千

印 数：1—3100

定 价：26.50 元

·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（电话 010-65201174）

序

马力先生是我的熟人。熟的因缘是他编《中国旅游报》，刊用过我的文章。我几乎不旅游，原因很多，无钱是，无闲是，而排在第一位的是无兴趣。当然也不是如昔日的名门闺秀，不越雷池一步。但走出都门，大多是雪夜访戴性质，如有时到故乡香河县看看就是这样，所行不过是与旧雨对坐，谈谈街巷新旧闻，到街头吃碗豆腐脑而已。可是马力先生朴厚，恳切，说只要走出都门就应该算是旅行，就会有所见，有所感，就可以写。结果是我的“兴尽而返”式的滥竽之文也就不只一次爬上版面。而且不只此也，是马力先生还有成人之美的雅兴，也是不只一次，郑重著文，说我的言与文多有可取云云。我惭愧，只能“中心藏之”；还想找个机会，报之以什么。什么呢？自然只能是秀才人情纸半张。而机会真就来了，是不久前，他驾临寒舍，手提一包书稿，说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，主要是旅游的笔记，想编为《鸿影雪痕》出版，听说我的序文小铺还未歇业，所以送来请看看，希望写几句。我是求而有得，当然要拜而受之。

他的游记性质的文章，多发表于《中国旅游报》，我看过不少。以为结集所收，不过是那些篇，及至翻看目录，才知道昔日的所见只是星星点点。现在是篇数多到六十有八；地域呢，专说四海之内，是远到西藏，近到都门之内，

凡是可称为华夏一景的，他几乎都看过。其实看得多也不稀罕，稀罕的是看过能够为所见和所感用文字留下个清晰而细致的影像。比如我就办不到，因为看什么惯于浮光掠影，又健忘，眼刚滑过，印象就成为迷离恍惚。在这方面马力先生得天独厚，游览的兴趣浓，又细心，多诗情画意，还要加上熟悉古典今典，有驰骋联想、思古伤今的条件，然后是存有一支生过花的笔，雕龙绣凤都不费力，总而言之吧，就写了这样多可以供卧游的妙文。说起卧游，还要加几句解释。这个典故来于南朝宋宗少文（名炳），那是因为老，难得登山临水，只好退一步，把美景画在室内墙上，卧床可欣赏，以代游也。记得后来还有人欣赏此法，如赵宋著《东莱博议》的吕祖谦就著过名为《卧游录》的书。宗少文室内的山水画，我当然不及见。吕东莱的《卧游录》，我见过，丹青变为文字，仍是只能写到供眼根的粗粗一扫，或说“目游”。马力先生不然，因为心细、多感、笔妙，常常能够写到供“心游”。随便抄一处为例：

迷楼在镇之西，远商市之喧而得诗酒之雅。楼双层，新修过。顺木梯上到顶层，前后的窗扇都敞着，朝外望，河水从楼下流过，水面漂着几片叶子。贞丰桥上走过老人和孩子，石隙间钻出的枸杞枝，瘦韧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动，衬着他们的背影。稍近的老街上，一条小黄狗朝远处望着什么。总的说，是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情趣。赏景之外，喝阿婆茶兼聊些闲散的话题，虽片时，也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……一楼风雅，仿佛全在叶楚伦所绘的那幅《汾堤吊梦图》（一说出苏曼殊之手），是旧日迷楼风景，一派郊野荒古意，由图而想到昔年登楼的人。其时，柳亚子、叶楚伦几位南社成员，都还年轻，青衿学子，诗酒高会，是那一时代的普遍风气。乘一时之兴，仿古人水边修禊事，泛

MA110104

月湖荡也未可知。“虽不善酒，却是喜欢闹酒”的柳亚子，会是什么疏放态度呢？迷楼主人是一对母女，这几位南社文人有诗咏女儿阿金，可据此想象她的美貌。诗，我没有读到，却无妨摹画出一幅图：滴雨的檐下，一位江南女酤酒方归，细瘦的影子印在湿亮的石板街巷，很快，那把油纸伞移上微雨中的贞丰桥。（《周庄》）

抄这样多，不是为凑篇幅，是想证明我恨不得也到周庄看看乃事出有因。可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只好走另一条路，是等这本《鸿影雪痕》出版，送到手，看作今《卧游录》，得清暇，或偷闲，开卷，目游兼心游吧。

还是说这部书稿，旅游笔记五十二篇编为甲辑，还有乙辑，收《故园心影》、《书院遗雅》等正牌散文十六篇。马力先生的为人，就我所知，沉静，认真，性格有书生的一面，喜欢往新纸故纸里钻，又有诗人的一面，见春花秋月而百感交集，所以写讲理的，写抒情的，成就都颇为可观。可观者，值得看看是也。

张中行

1998年2月18日于元大都健德门外

目 录

序 张中行 (1)

甲 辑

- 一 介寿堂..... (1)
- 二 上方山记..... (5)
- 三 密云片影..... (9)
- 四 回望居庸 (16)
- 五 千山笔记 (20)
- 六 长白山记 (25)
- 七 冀南履旧 (30)
- 八 长安古意 (37)
- 九 当涂 (48)
- 一〇 采石矶 (51)
- 一一 藏南游录 (54)
- 一二 西去敦煌 (70)
- 一三 榆林窟记 (82)
- 一四 麦积遗梦 (86)
- 一五 古陵秋歌 (92)
- 一六 在水一方 (96)
- 一七 朔州初录 (99)
- 一八 五台山..... (103)
- 一九 泰山半日..... (109)
- 二〇 孔庙之游..... (117)
- 二一 但将诗咏向台城..... (122)

二二	镇江初记·····	(127)
二三	扬州记历·····	(134)
二四	梦忆姑苏·····	(140)
二五	周庄·····	(146)
二六	同里·····	(151)
二七	沅江沧浪·····	(155)
二八	桃花源古歌·····	(159)
二九	凤凰·····	(166)
三〇	沅有芷兮澧有兰·····	(174)
三一	钱塘潮·····	(179)
三二	富阳·····	(184)
三三	绍兴·····	(189)
三四	普陀初旅·····	(202)
三五	天目山记·····	(206)
三六	范蠡湖·····	(211)
三七	沧波载梦越湖州·····	(215)
三八	南浔的书香·····	(221)
三九	严子陵钓台·····	(225)
四〇	滕王阁记·····	(229)
四一	庐山面目·····	(234)
四二	鹅湖书院·····	(237)
四三	青云谱·····	(242)
四四	巴蜀游录·····	(245)
四五	春城二记·····	(251)
四六	东坡书院记·····	(257)
四七	南方有嘉木·····	(262)
四八	肇庆山水·····	(266)
四九	武夷棹歌·····	(276)
五〇	天山散章·····	(281)

五一	九溪·····	(296)
五二	黔东南行记·····	(300)
乙 辑		
五三	故园心影·····	(307)
五四	鸿影雪痕·····	(311)
五五	书院遗雅·····	(320)
五六	代步·····	(325)
五七	船·····	(330)
五八	琴话·····	(335)
五九	登塔·····	(339)
六〇	守静·····	(343)
六一	沅江石·····	(346)
六二	游园·····	(350)
六三	游墓·····	(353)
六四	青山遗影·····	(358)
六五	碧水留痕·····	(363)
六六	旅食杂录·····	(368)
六七	宴边解味·····	(393)
六八	草木文章·····	(399)
六九	山水(代跋)·····	(404)

介 寿 堂

我在介寿堂住过一晚。它实际是一个院落，偎在万寿山下，推门可望昆明湖。我原先从长廊上走过多次，却从没留心过它。

同去的是京城几位画家。我先站在院门口独自端详了几眼，青藤绕架，紫薇吐红，半遮半掩着漆红木门，饶有画意，似将院外的风景隔远了。得闹中取静之美的宅堂，如今已不太容易找到。

“介寿堂”三字匾悬在正堂之额（颐和园里有些堂轩的名字不写在门外，让略识路径的人找起来也感觉费力），漆板金书。介，在这里读如“丐”，求也。《诗经》上说的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主人则别有解释，且本诸西太后的圣意。院中长着一棵柏树，直溜溜的躯干在根部忽然劈为两杈，真是毫无道理。这样一株怪柏，不知怎么会被西太后那双老眼瞧出个“介”字来，一张嘴，赋堂名“介寿”。这也算是“御赐”，不可更改。细加推想，松柏之寿久矣，老佛爷出言，似乎也藏有几分巧妙。这棵古柏已活了二百年，老干皴皴如披龙鳞，但长势还颇顽健，挺绿的一片云冠撑上天，犹存生气，看样子，且活着呢。谁人手植，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。默立堂前的它仿佛是一尊刻满诠释的碑石。

院景经营得较为得体，甚至可以说有意境。地面砌了

方正的灰砖，也留出地方栽植花草。映阶的青青草色看上去很柔。堂的左右各种了木瓜，枝叶间已坠绿色果实，长圆儿，但不能食之，纯供观赏。这种南国之本，在北方不易生长，而在介寿堂却一派葱茏。与木瓜相依的是箬竹（这名字我也是头一回听到），低矮的一丛，虽矮，却不失精神，也纷披弄碧，摇为窗前影。后院尚有海棠两株，经过修剪，枝条绝不疯长，颇有模样。同实生实长的花草松竹谐趣的，是绘于粉墙雕窗之上的古梅、香兰，红绿交映，以色彩胜。

草木之荣得诸自然披泽。主人说此处风水好，有龙之气（在遵化，当地人也指着清东陵背依的昌瑞山，说同样的话），举身旁的实例，这里的几拨服务员，所生皆为男孩儿。当真，还是意在渲染？一听也就过去了，谁也没有深问。

院子的东南角有一眼井，圆口，水极清亮，静碧如一轮银月。颐和园内多有水井，但不少早已干涸晾底儿，封之，惟有这一口水旺若初。据说久喝这水能益寿，寿之几何先不必管，我舀了一小杯，饮之很软，不冰嗓子。这样好的水，大约易于烹煮香茗。

院分两进，皆正堂两厢结构，由回廊连接前后两大块。厅堂的布置，原先是什么样子，现在估计也没有大变。桌椅北靠中堂，质料自然是极有讲究的红木，且嵌饰大理石面上去，图案天然，自成图画，所题“寒林晚霭”、“寒谷烟岚”一类文字，多冷峭气。这使我想起滇西大理城中摆满街头的各色石玩。我疑心这里琴桌条案椅背上的装饰石画，悉出自苍山洱海一带。此室宜悬旧字画，宜陈古瓷瓶，宜置笔墨砚，宜焚芝兰之香，雅意才足，足到十分，才适于调养性情，于品饮盖碗茶时效竹林闲叟坐而论古。我最看好那幅《铁骝图》，工笔马，配以松荫下的牧者，风格摹

宋人笔意，绘于绢帛上，精心做旧，挂在古典韵味的厅堂里，很合适。窗外一庭碧色，自是新绿来映衬古香。

室内依原样摆放了几把沙发，用时兴的眼光看，它们的样子已经很古旧，却没有脱榫走形，坐上去还感觉很牢靠。虽不如何柔软，弹性似乎也差，但是制作却决不马虎，精镂花纹，坐垫靠背上的黄色绸缎，都用金线绣出好些个“寿”字。凿进去的小钉，皆为镏金。这在当初和现代，都应被视为珍品，珍在附于其上的那一点古雅。

依我来看，介寿堂的妙处不在寤寐，却在独享夜园之静，古典的静。多少年，我对于颐和园的所得尽为白日里的闹热，夜之风景这次还是头一遭领略。我们踏着晃动的树影沿湖岸走，走得很随便，很舒心，脑子里什么也不去想，单纯得如同没有了内容，只顾在明暗的夜色中望，长望若醉。这一晚的月亮很圆，月边飘几缕云，略含美人之羞。月下的湖面，浮闪鳞光，十七孔桥和龙王庙淡去了，仿佛遥远的岛屿。玉泉山的塔影早在暮色中远逝，化在苍茫里。佛香阁如一尊古佛，于浓墨般的林影间静憩。知春亭在水的微光里尚依稀显轮廓，风中柳轻曳，望之隐约一片。万木之中，独烟柳绝胜，我似乎体验到了一点意境。

我们一直遛到后山，才披着月光朝回转。其实，我是极想再去走夜之西堤的。睡意尚无，又在院中的月色下久伫，感受着湖风的清凉。圆月朝碧天深处升去，高悬湖空。古松浸在星月洒下的水一般的柔波里，松针隐隐发亮。连理之枝，浓可交荫，自然又大有联想。眼前景色可比苏东坡之于承天寺夜游之境，但我却写不出他那种精美的文字。他说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”，人景自亲。迁谪飘零，难得他还有这样好的心境。

那几位画家同我一样不倦，在厅堂内相聚笑，介寿堂为之不夜。无端地觉得，这样皎好的月夜，应该有如歌的

丝弦相伴。

黎明之风中的鸟鸣从山的深绿处传来，类于布谷之音。至户外闲眺。湖水在晨光里皱起微痕，流一片浅碧。撑船人执一根细长竹篙轻弄清漪，自远而近，拖一湾淡淡鳞波。遛早的翁叟从长林那边踏雾而来，伸腿甩臂，舒松筋骨，活泼着不老的心。福海（昆明湖的别称）映着寿山之绿，绿得无法望穿，却掩不尽楼脊阁檐的一片金琉璃。从这翠碧深处倏忽就会送来吊嗓者清亮的声响，音拖得很长，不伴以丝竹弦板也能风流。山水清音协宫商律吕，口中腔曲便这样一代代在票友间传唱。斯人唱歌兼唱情，精神也就如山之寿。



上方山记

昔袁宗道借京师上方山抒性灵，做四记，传为名篇，可见此处山水的不凡。我们游山的路线与伯修先生的履迹大体相仿。只是缺少一位僧人前引，因为这座佛山的香火早已断了。

山口处一座二层楼，古典风格，承袭旧有名称接待庵，是迎香客的。一条道伸向山里。先逾发汗岭，有石偃于途，镌“阿弥陀佛”四字。这是点睛的一笔，入山当高诵佛号。

并无路径，脚步皆在潮湿的草丛中迈进。涧谷中，山雀的鸣叫极甜脆，衬出一个静字。乳白色的雾气飘浮在峰峦间，沁凉的空气里弥散着松脂淡淡的香气。山荆子开放极细小的花，浅蓝颜色。山坡上点缀着红亮的野草莓。桑葚儿也在碧叶间闪露深紫的果实。

步云梯，崖上置粗大的铁链，这是明代修的，已被访山者摩出了光亮。攀上磴道极处，有废庵，上面一副联：非名山不留僧住，是真佛只谈家常。品着其中滋味，俯瞰翠峰幽壑，感到题得有境界。

款龙桥的年代已久，砖石上漫生墨绿的苔藓，这是山中名桥之一（另有山月桥、落霞桥）。桥那端即是山门，不过一座颓了瓦檐的寻常门扇。想必原来有亭阁的，因为在草丛中可辨识基址。门楣“兜率禅林”四字尚存。我们一脚踏破佛界的宁静了。资料上讲：兜率禅林旧有百二十庵，

今按《房山志》仅存者七十有二焉。即使如此，规模也极可观。袁宗道言：“丹碧错落，嵌入岩际，庵寺皆精绝，蒔花种竹，如江南人家别墅。时牡丹正开，院院红馥，沾熏游裾。寺僧争设供，山肴野菜，新摘便煮，芳香脆美。独不解饮茶，点黄芩芽代，气韵亦佳。”这犹似一幅图画，惹人浮想。我们走入山腹中，惟见几位看林老人蹲在屋檐下编荆条筐，邀我们屋里喝茶，遗风仍在焉。

那么，开山的祖师爷是谁呢？华严老僧也！华严洞府存于山深处，不识路径者是绝难找到的。华严石像的脑袋已经搬了家，只那石身子隐在幽暗中。崖壁上题了不少感慨的诗歌，大多不是摩崖，而是用墨笔写上去的，想必年代最远也在明清。其中一首“身安茅屋稳，性定菜根香。识破世间事，淡中滋味长”，据说作者是位尼姑。空山野谷，宿荒寺，饮霜露，沐寒雨，眺飞鸟，应该吟出这番又瘦又淡的诗句。旁有一室，地面积的黄尘已厚，一铺残破的土炕。华严慧晟就是居此静坐参禅的吧？对面墙上题“念拜求礼成佛”几字，那“佛”字的个儿尤其大，仿佛是现代人补在壁上的。从方窗投出目光，是望不断的野岭。诚虚闲高卧的桃花源。

一路庵寺断续，一路鸟音不绝。值得落下一笔的是兜率寺，为“群庵之总汇”，隋唐之筑，明代重修。回廊壁画大约是明代作品，取材人物山水。画面空白处被后来的游客题上即兴的诗。“诸位作诗我不会，爬山越岭我不累。豆汤馒首吃得饱，大家休息我就睡”，完全是眼面前的四句大实话，把山野的意境一笔全给删掉了，简单得不免惹人发笑。这种留题不相宜。当然也有可诵者：“谈笑从容过虎溪，倚天峭壁杖扶藜。白云踏遍归来路，鹿自衔花鸟自啼。”略有意思。另有一些用刀子刻上去的笔画歪斜在壁画上，恐怕是现代人的作品了。这仿佛漂亮脸蛋上的伤痕，

叫人看了难受。寺前有断碑、石幢，皆有文字可读。一株探春树柔条翠绿，为它处所少见。殿后檐墙嵌有四十二章佛经，分刻于十五块雕板上。这样好的文物，却忘记去看。

藏经阁修得颇具辉煌之色，依巨崖，临险壑，是专为珍藏明代经卷而建的，计两层，形制同九华山的化城寺藏经楼十分接近。只是两壁的经橱已经空荡，惟留一座建筑了。不过风景极好。拐枣树（与香椿、黄精合称上方山三宝）探出檐角，开放簇簇淡黄色小花。设若夏秋星夜，浅酌于楼台，花辰月夕，低吟于松荫，只消凭花墙而默坐，远可眺青龙峰之钟楼，近可观锦绣翠微双峰，其情堪歌。特别是腊梅的繁枝轻掩着月亮门，将禅味隐于明暗之间，又为佛山添一幅小景。

东坡庵、吕祖阁理当一看。天下的好风景，大都短不了这二位人物。可惜没有时间去了。

有秀石奇峰，必有山花古木的层覆。见槐、松、柏三大树王，还有银杏、菩提。在这片原始次生林区，似为寻常。

小游云水洞。洞极宏阔，状若连珠。印象深刻者为狭道壁上一尊辽代接引佛，神情温和。再者为洞厦中一钟乳巨柱，高三十八米，在南北溶洞中均可夺冠。袁宗道来游时，“入洞数丈，有一穴甚狭，若瓮口，同游虽至羸者，亦须头腰贴地，乃得入穴”。这是真实的。现在已坦平通畅。袁宗道“将出洞，命仆敲取石一片，正可作砚山。每出示客，客莫不惊叹为过昆山灵璧也”。我可没学他这一点，不忍心也！

顺西路云梯下山。深涧上建一彩亭，俯视陡崖绝壁，气势不凡，直要叫人惊呼一声险！这风景堪与黄山相比方。

山下有村，名圣水峪。“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，泉辄伏。至诚忏悔，复涌出如常，故相传称圣泉。”袁文所记寺

僧语当有生发。但山泉清冽，我在一路上是见到了，且流淌欢悦。

明代僧人闻达于此山的清幽是深有漳历的：“夫登斯山也，旷远则令人狂歌，清冷则令人悲泣，寂静则令人超凡，幽深则令人隐逸；而猿哀夜月，鹤唳霜天，风扫落花，云封古洞，诚安乐窝也。若夫饭，鱼子啖乐，苗衣薜萝，饮白水，则又冷淡家风之所宜然也。”他笔下大约是秋景，但我们据此亦可约略想见上方山的神韵了。

主人以香椿、苏子叶等款客，让我大开了瓜豆果蔬的胃口。品山野之味，啜翠岭之泉，茶酒相乐，不觉走进诗画境界中了，且学着山里人家的风习，把家常聊透。

